大學衍義 八

共十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四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盤游之戒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洛水也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有窮國名后君也羿其名）因民弗忍距于河（餘已具前）

臣按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康以盤游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

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周武王時命百官官箴王闕箴戒也闕過也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芒芒廣大也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迹畫為九州即禹貢九州經啓九道九州道路民有寢廟獸有茂艸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即前后羿以篡夏位故曰帝冒於原獸冒貪也亾其國恤恤憂也而思其麀牡麀牡鹿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於夏家恢大也羿因夏民之位故曰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臣按此魏絳所以規晉侯也魏絳晉大夫晉侯悼公晉侯好田故絳及之夫民之與獸為生不同而欲安其居則未始不同也故民安於寢廟而獸安於茂艸先王之世暨鳥獸魚鱉咸若者以其德之

不擾也羿則反之不惟國事是恤而惟麀牡是
思田獵雖云習武然亦豈可數哉夫羿因太康
之逸豫而篡之己又以逸豫爲浞所篡所謂與
亂同事罔不亾也方武王時辛甲以王命俾百
官各因其職箴王之闕故虞人之箴如是以羿
戒王亦猶禹以丹朱戒舜也靈臺之詩曰王在
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鹿之在囿
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於
飛潛各安所處此所謂不擾也漢儒作賦鋪陳
弋獵之盛至曰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吁物生斯
時與靈臺之世爲何如邪臣因併著之以爲暴
殄不仁者之戒

春秋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傳公將如棠觀魚
者臧僖伯諫僖伯公子臧僖謚也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祀戎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材謂皮革之屬器用謂軍國之器則君不舉
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
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
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眾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
蒐索擇取不孕者夏苗苗為苗除害秋獮獮殺也以為名順秋氣也冬狩狩圍
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
整眾而還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
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少者在前還則在後
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廟器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之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略謂巡行也）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胡安國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游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晏嬰）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二山名）遵海而南放於琅琊（放至也琅琊邑名）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巡行諸侯所守）

之士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陳其所受
之職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休息吾王不豫豫樂也吾
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
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睊睊側目貌民乃作
慝慝怨惡也方命虐民方逆也命王命飲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
連荒亾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謂放舟順水而
不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無厭謂
之荒田獵也樂酒無厭謂之亾以飲酒為樂也先王無流連
之樂荒亾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
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發倉廩也召太師太師樂官為
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也是也二者歌之名

其詩畜君何尤畜止也畜君者好君也好愛也

臣按景公之本志不過爲游觀計爾而晏子乃廸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亾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之問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爲愛君也然則縱君之欲者其得爲愛君乎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鑾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

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今四方毋來獻當此之時逸
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
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争臣杜口而文帝不
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

臣按馬以千里名世之所不常有也使人主小
有馳騖之志未有不樂受其獻者穆王荒於八
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世所不
常有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所以能卻其獻也
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於興師動衆疲弊中
國以求之葢文帝幾於無欲而武帝則多欲矣此
得失之所以異與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好自擊

熊豕馳逐壄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烏獲古之有力者捷言慶忌王子慶忌古之捷疾者勇期賁育孟賁夏育古之勇者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殆危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鉤心也馬銜或銜謂馬銜橜車斷鉤車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況乎涉豐草騁邱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有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累千

金絫積也坐不垂堂垂堂謂堂邊外恐墜墮也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臣按相如諫獵之辭惓惓忠篤其曰胡越起於轂下
而羌夷接軫云者尤足以警動人主之聽故錄之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名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宮名微行常用飲酎已酎酒新熟以薦宗廟
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
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
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
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民皆號
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
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騎見留迺

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
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太后宮也）上大驩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
趙武靈王僞爲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爲人
雖云跌蕩猶有英偉之氣漢武之微行也特以
快從禽之樂爾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爭乃私
置更衣爲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欲矣自武帝
開端於是成帝效之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從近
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
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
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
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

畋遊之戒

王吉諫王賀田獵

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於武帝者遥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吁可戒哉

王吉為昌邑中尉而王好田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古怛字傷也）說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蓋傷之也今大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勞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

勞於朝晝暑熱則不全壽命

臣賢法古

養生

馮式撙銜（撙挫也）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奧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橛之間哉（銜馬銜也橛車鉤心也）休則俛仰詘信（音伸）以利形進退步趍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藏謂五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子喬赤松古長年者）福祿其轃而社稷安矣王褒雖不遵

王吉之諫愚者可會

馳驅体疲不若論道安体

盤遊

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酒其後復放從音縱
自若

臣按王吉可謂愛君之篤矣其論田獵驅馳之害學問優游之適言言切至使至愚者聽之猶知感悟故雖王賀之狂不以爲忤且賞之也夫物欲之樂有限而理義之悅無窮從禽雖可喜然車馳馬驟須跌頓撼四體俱疲觸風日犯霧露凜乎有性命之憂孰若從容帷幄搢紳環侍講論道義涵泳經術日與聖賢爲徒是以開廣聰明安固氣體其爲可樂詎有極耶昔王賀以不移之愚雖加賞賚旋復放縱入繼大統尋不克終然吉之言既可爲人君進德之助又可以

戒奢　侈

伊尹訓太甲遷義

禹之儉德

為養生之法故著于篇惟
聖明詳味焉

以上論盤游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永長也 圖謀也）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疎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為患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禹薄己厚敬
奢為人心儉為道心
文王亦儉
莊公奢
郿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無間然謂無所非間也）

臣按大禹於奉己也薄而於孝祖宗敬天地拯生民則皆致其厚此大舜所以稱其勤邦儉家而孔子亦謂之無間然也夫飲食衣服宮室此人心也致孝致敬勤民者道心也二者常相消長禹之心以道為主故人心退聽所欲不存其後文王亦以卑服即康功田功聖人用心大抵若此茲非後王所當法與

春秋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郿大無麥禾二十九年春新延廐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貽侯作

韓昭侯作高門

視民之勤

奢侈之戒

古王有臺之侯

築臺病

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隱而顧益奢所謂時詘舉贏者也詘謂力不足贏謂力有餘以不足之時作有餘之事故曰云云故穀梁氏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冬築郿大無麥禾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

昭公時石言于晉
師曠戒侈
築宮
諸侯忌

能獨樂乎

臣按春秋重民力謹土功故新一廐築一臺必書之一示人君不可縱欲以病民也臣始舉二事著于篇它不悉錄云

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名）晉○侯○問於師曠（晉大夫）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叔向（晉大夫）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奢侈之戒

楚之靈築臺伍擧戒奢

私欲侈則

鮮少

臣按晉平公伯主也侈一宮室而上天為之示異諸侯為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夫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擧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吾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伍舉名言

德欲水火

靈王自克則不敗

秦始皇作阿房

臣按伍舉之對言皆近理而所謂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者尤古今之名論也夫私欲者人心之發而德義者道心之正二者常相水火焉水勝則火滅欲勝則理微靈王惟其溺於私欲也是以德義之存者幾希及其敗也仲尼聞之曰若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而能自克豈其辱於乾谿（靈王敗于此）嗚呼此非後王之烱監與

秦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

奢侈

賈山言治亂於漢文

秦起阿房

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
漢抵營室也阿房室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
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
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
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
鶩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
不得聚廬而託處焉後世謂之子孫秦為馳道於天下東
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
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
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

奢侈之戒

内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臣按阿房之侈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賈山之言既是為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為之賦曰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咸陽火三月不滅也詞人之賦不無浮夸然其窮奢極侈之狀

漢文惜百金

念民之艱

念創業之艱

後君多慾

播諸賦詠深宮間燕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是以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白金中人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為天下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念細民為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為矣凡繼世之君多慾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財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

漢武問化民之道

東方朔以五帝三王而告以文帝儉

武帝之侈

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臣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為後世法矣

漢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東方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

節儉

奇朔言

奢侈之戒

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臣按東方朔可謂知化民之本矣文○帝○之儉如彼風俗安得而不厚武○帝○之侈如此風俗安得而不薄誠能聽朔之言去奢從儉而民不嚮風者未之聞也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而武○帝○一不之聽卒以奢靡敝其國惜哉

揚雄曰追至聖文垂意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言不穿敝而已無所紛華也）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

奢侈

侯則格天 侈則獲辜

隋煬築苑爲山海宮闕

是後宮賤瑇瑁而踈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芸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衎之樂(衎弋戰反)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幼一笑反 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玉衡北斗杓星也 太階三台也)

臣按人主修儉德則玉衡正而太階平格天之功若是其速然則崇侈縱欲者其獲辜於天也必矣可不懼哉

○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華葉

剪綵花
與宮女夜
出
武王數紂之
殄物
漢武土木之
文
隋煬綵花
耗財民苦

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游幸則去氷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武王之數紂曰暴殄天物蓋凡物皆天產也暴而殄之則獲罪於天矣漢武以土木被文繡議者已深譏之況於苑囿之廣卉木之多以人為而奪造化不知歲之所耗者幾百千萬匹而虛杼柚之力者幾百千萬工雨淋日炙不能旬月而又易之矣當是時天民之窮而衣不蔽體者何可勝數而煬帝乃以有用之繒帛委之溝壑草莽中一不之惜暴殄甚矣上帝安得而

唐太宗鑑秦不作殿
張玄素諫太宗修洛陽
隋煬土木之役

不震怒下民安得而不離畔乎其致江都之禍
宜也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
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
者病人以利己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
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
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
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
書諫曰臣見隋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
方數百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
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

奢侈

弊甚隋煬

賜綵

由儉入奢

喜聞忠言

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數十萬功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習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即為之罷役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按太宗鑒隋之侈故一殿之營為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及數年遽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若此此張玄素之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言不恡己過雖比之於隋煬斥之以桀紂曾不

唐玄宗銷毀奢靡之物

始儉終奢見敗

明皇儉不實

少忤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臣按人主以實心為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必中心之實然而近名之意則有不可揜者故曾未三年已遣御史訪珎異於南方矣四年有胡人上言海內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上命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

當如漢文之儉

悠旋發

奢侈

意為欲

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上遂引誅罷之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樸素為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躬行何患敝俗之不革惟其出於矯枉急於人知而忠信誠慤有所不足是以本心之侈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人君之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實德

以上論奢侈之戒

臣按沉湎而下至于奢侈皆所謂逸欲也臣既備論之然先儒有言欲者不必沉溺意有所向即為欲矣蓋意之所向不知自反即沉溺之漸也程顥告

神宗皇帝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顓之言眞
格心之要惟
聖明深味之

眞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四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五

修身之要一 謹言行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門樞機弩牙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臣按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爻而發明應感之理謂人君雖處宮庭而其言不可以不謹又推而廣之言行皆不可以不謹蓋鶴鳴子和由氣之相感上倡下應亦理之自然故言之善否出於一室之間而人之從違見於千里之外一言之

言之善否見於千里

言行樞機　言行格天　宮言出外

出則為號令而百姓被之一行之著則為儀表而四方見之身之有言行猶戶有樞弩有機啓閉張弛由此而出言行之發榮辱隨之其取喻也明矣猶懼人之易忽也則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一行之善感格之效捷於影響其可不謹乎或謂居室出言人誰聞者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私語密約無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者此所以為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與為人主者其深戒之

抑（衛武公所作之詩名）之五章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玷缺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六章曰無易由言（易輕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言不可逝矣（逝往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曰爾者皆自斥之辭話言之謹威儀之敬皆人主修身之至要柔者欲其順而非巧言以為柔也嘉者欲其善而非令色以為嘉也白圭至寶苟有玷缺猶可磨而平之斯言之出一有玷缺則不可復為矣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故又曰無易由言欲其不輕易也無曰苟矣欲其不苟且也言出於口誰能持吾之舌者既形之言則不可追之於往此武

訥言敏行

行言後從

漢文行勝言

公所以嚴於自飭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稱之又嘗告其門人曰駟不及舌嗚呼可不戒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臣按言欲其謹於出故曰訥行欲其勇於為故曰敏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臣按言先於行則其言有實未行先言則其言難踐故聖人戒之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臣按言欲其不浮於行而行欲其有餘於言此雖戒學者之辭然自人君言之則漢之文帝退然淵默而寬仁恭儉之德為三代以後賢主之

武帝言浮行

忠信行蠻貊

不忠信不行州里

謹言行

忠信篤敬

最行勝其言也武帝雄辯駿發見於制詔者燁然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仁義是言浮於行也後之人主宜知所法戒云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臣按子張問行者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孔子則曰言苟忠信行苟篤敬雖蠻貊可以行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亦不可行忠信合而言之即誠也篤敬者誠於敬也盖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華夷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感

人君誠敬

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心服者也故言之與行必誠必敬無一念之舍無一息之違立則見其參列於前在車則見其依倚於衡涵養操存之熟心與理一故其形見如此若是將何往而不行子張欲行之天下而孔子教以反之一身是雖為學者言然人君之道亦不外乎此古昔帝王能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之也後世人君道不行於妻子者以其不誠不敬故也聖人之言上下俱通大抵若此豈獨學者所宜書紳佩服之哉

玉藻（禮記篇名）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者建官皆所以約飭人君之身使之心

書言動以戒後王

慎言行

正意誠而無言動之失也故一動則左史書之
一言則右史書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其來尚
矣今即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前論奏以
正救於未形之先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也
必擇其人以舉厥職使於人主言動無不得書
則庶乎其有儆矣

表記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
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慎於言而慎
於行

臣按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
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
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盖天下之理有諸己

善言行則不禁人而自化

言不慮行不稽則貽患秋

老莊浮虛

夷惠隘不恭

人主必謹言行

而後可責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己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己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是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救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是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為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為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慮終稽弊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

言行

言不塞 行不掩
善惡自微始
舜禹戒幾
片言之於其於 猶夫
正儀 ○ 威

錄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全文見帝王之學

臣按爲善之道未有不自細微始其不善亦未有不自細微積故舜禹君臣一則曰幾二則曰幾後世人主或昧乎此是以滔天之禍或濫觴於片言累世之患或推輪於跬步可不戒哉

以上論謹言行

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釗康王名冒妄也貢進也非是非之非幾微也

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

周孔之道後人則之

威儀天命躁緩自亂

失威儀

精察

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自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邈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惟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之間即非天命已有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語之嚴密可見其精之察也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從事

善哉 惡哉

斯語乎 臣謂威儀者內心之表也內心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正此善之幾也內心不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不正此惡之幾也非善之幾猶言惡之幾也祖謙以為告語之嚴密豈不然哉

正威儀

衛武公警威儀之辭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抑密也 隅角也 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則法也 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柔安也 嘉善也 八章曰淑慎爾止 止容止也 不愆于儀 愆過也 不僭不賊 僭差也 賊者凶暴之謂 鮮不為則 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十有二章之中言及威儀者凡五六抑抑云者密而又密也觀威

衛威儀 隅之偶　上威儀則 民法之　恭人隅之基　楚公子 文子言於衛侯 威

儀之嚴密則可知其德之嚴密猶見隅角之方正可知其宮庭之方正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其可揜也哉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者也上能敬慎其威儀則可以為民之法矣上能淑慎其容止不愆于儀形無僭差無暴亂則民鮮不以為法矣溫溫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為先故此溫溫恭慎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曰德之隅此章曰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衛大夫）見令尹圍之威儀（圍楚公子）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

君威臣畏

臣威下畏

君臣父子威

朋友威

君子之威

威仪

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富而閑習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按自古之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者

可畏之謂威
正儀
梁襄之不似君
令尹之似君終篡
晉侯失国
成子卒行

有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偪于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惠公內史過曰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肅公劉康公

因外覘中

威仪

能威儀則福 不能威儀則敗

威儀有自 於天中

曰成子惰棄其命矣而成子果卒于行盖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嫚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覘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可畏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於中安能有此為人君者其亦勉諸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臣按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強為也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者順天地之命者也

正威儀

敬誠恭

動容遠暴
正顏近信
出辭遠鄙

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者
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它
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暴慢謂容貌之麤暴嫚易也正顏色斯近信矣信實也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鄙倍謂辭氣之鄙野悖戾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臣按此曾子垂沒之言也道無精粗之間然君
子必以躬行為本故所貴者三動容貌斯遠暴
嫚者持敬之有素也正顏色斯近信者存誠之
有素也出辭氣斯遠鄙倍者涵養之有素也此
曾子平生積學之效故於此以告孟敬子焉三
者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君子之所當貴若籩豆

動止視聽莫不敬

匡衡上書漢成動靜

事天之容承親之禮臨衆之儀饗下之顏

諸侯朝覲天子昭穆之容

禮文之事則有司存此教人省躬務本之意也

玉藻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高且正目容端不睇視口容止不妄動聲容靜不噦咳頭容直不傾顧氣容肅似不息立容德似有所得

朱熹曰自頭容直以下皆敬之目也

漢成帝即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主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昭明也穆穆者天子之容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

留神動靜之節

成帝甚酒色
非動靜中禮

威仪

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露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謹始願陛下留意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匡衡之所以告成帝者善矣帝亦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于酒色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然衡之言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錄焉

以上論正威儀

配匹

謹選立之道

婚姻正天命全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六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關雎后妃之德也〔詩三百篇之首篇〕關關雎鳩〔關關和聲雎鳩王鳩鷙而有別〕在河之洲〔洲水中可居處〕窈窕淑女〔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君子好逑〔好亦善也逑匹也〕參差荇菜〔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左右流之〔左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猶懷也〕悠哉悠哉〔悠長也〕輾轉反側〔皆臥不安之意〕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采取而擇之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熟而薦之也〕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

不侔天地行
無理萬物

配至尊
主宗廟

配匹謹選之

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謂人君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移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端也

詩大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朱熹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

宮人見貞靜之德

未得而言

始得而言

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二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盖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本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盖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

擬形容 詠良匹 哀而不傷 樂而不淫

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又如此云

呂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詠歎其眞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而勿憂既得之矣如之何而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臣按關雎之義諸儒盡之唯

摯壬文王 太姒在莘國 文王親迎于渭 太姒生武王 伐商

聖明參玩焉則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
灼然無疑矣
大明之二章曰摯仲氏壬摯國名仲中女也壬摯國姓自彼殷
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摯殷之諸侯故言自殷來嫁于周京周之都邑也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身孕也生此文王四
章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
洽之陽在渭之涘洽水之陽渭水之涘莘國所在大姒莘女也五章曰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譬也文定厥祥文禮也祥吉也親迎
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不顯顯也六章曰有命自天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纘繼也繼大任之事也長子
維行長子長女也行嫁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和
也順
也

大任配王季生昌 大姒配文王生聖 文王初年默定其配 聘禮親迎 配匹 文王興周

臣按此詩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天予以賢聖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始則大任由摯國而來配王季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文王繼則大姒由莘國而來配文王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武王其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者天監于下命既集于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也俔天之妹者大姒之德可以繼天也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者卜而得吉則行聘禮以定之既聘矣則又親迎以成之舟梁之制於是乎始其禮盛故其光顯也有命自天生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者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

辛女繼太任 武王伐商 謹之 大任嗣大姜 大姒嗣大任

女以繼太任天實命之非人能爲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者厚周家而生武王順天命而伐大商天實右之亦非人能爲也原周之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者以其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修德格天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

思齊大雅篇名文王所以聖也其一章曰思齊大任思語辭齊莊敬也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大姜大王之妃媚順也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徽美也則百斯男

朱熹曰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于大姒又能繼大任美德之音而

漢明帝后早入宮賈氏生肅宗后撫育后不妬忌

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速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宮奉承陰后（陰后光武后也）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長秋后宮名也）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

后為皇后
好讀尚儉
后戒帝幸
斷獄
配匹
謹選
肅宗即位
皇后為皇
太后

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觧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政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馬防后之兄也嘗侍顯宗疾）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

后提語宗
前兄防侍
大旱有司奏
不封外戚
王氏封侯黃
霧四塞
武帝親戚被
傳後世
先帝防慎舅
氏
后尚儉事

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二人皆武帝時外戚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

不遽外戚　配匹謹選　帝欲封舅氏　太后讓封　奇無功封

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思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景帝后武帝母也）欲封王皇后（武帝后）之兄丞相條侯（周亞夫也）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陰郭二氏皆光武后）常觀富貴之

削太夫人墳 明月捨外戚 置織室 訓小王

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位如有纖芥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永平顯宗年號）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濯龍宮名）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臣按明德馬后之所以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生而盡心撫育忘己私也憂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妬忌也帝每出遊幸輒

配匹

謹選

立

將軍晟女
爲太宗后

以風邪霧露爲戒楚獄之冤乘間開陳以致感
悟多所原宥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崇節儉也裁
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有此五者故爲兩都
賢后之最後世未有及焉者推本言之又以知
學問喜讀書之故然則后之於學其可不講哉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
視古今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以女太宗時隱
太子釁閱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
嫌隙儀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
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
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
帝怒詒縲治候意解徐爲開理終不令有冤下嬪

后止無忌輔政

后禁增東宮什器

后止祓災

配匹

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膳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官霍（官謂上官氏昭帝后也霍事見後）可以為戒帝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為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為惡使為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

謹選 立

抑外戚

請納忠

自撿遺書 帝示而慟

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特
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陛下布衣舊非大故
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
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
以厚葬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
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
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
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戒守者吾以自檢故書
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為之慟
示羣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
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耳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勑有

資送公主
后稱魏徵
引禮義
抗言
賜絹
太宗欲殺
徵

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息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且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

后終止

配匹 違選

此以下非德選 衛后為武帝后 以其兄貴 后遭巫蠱自殺

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臣按文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為後世法方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從容開捄則徵不得免矣其為君德之累可勝計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將死之際立太宗於無過之地雖古之賢后何以逾此吁可仰哉吁可仰哉 以上皆德選者

漢武帝衛后字子夫生微也為平陽主謳者 平陽公主帝之姊也 武帝過平陽主主見所偫美人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得幸主因送入宮後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後色衰遭巫蠱事自殺

飛燕以歌舞入宮
兄弟俱為婕妤
封婕妤父
刘輔引周君臣相戒
貴賤女為后

成帝趙后本長安宮人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封婕妤父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書以為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宗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祗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

列輔繫祕獄

廢后自殺

皆憑恃姻驕恣而敗

漢惠張后陽身取子

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後月餘立婕妤為皇后寵少衰而弟昭儀絕幸後以殘滅繼嗣危宗廟貶為孝成皇后又廢為庶人自殺

臣按二后一以謳者進一以歌者進始進不正其能終乎古今以色選者非一姑錄二事為方來之鑑它不悉紀云又按漢之選后色進之外有以親進者孝惠張后宣平侯敖女敖尚帝姊魯元公主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后欲使生子萬方終無子遂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後呂

武帝陳后擅寵後廢
成帝許后常寵後廢

配匹謹選

桓帝梁后藉姊兄寵幸追廢

氏滅后廢處北宮武帝陳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為太子長主有力取長主女為妃及帝即位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後以媚道覺廢處長門宮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事見後）故選嘉女以配太子成帝即位立為后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久之寵益衰後以媚道祝詛（音詛）廢處昭臺宮三后憑藉姻以進本欲隆戚里之恩而驕恣怙寵祇速禍敗由其以親而不以德故也後漢則桓帝梁后亦然梁氏自順烈后（順帝后）至此凡二后矣后順烈女弟也時太后秉政而梁冀顓朝后獨得寵幸藉姊兄埶恣極奢靡及太后崩恩

晋楊氏兩為后

太子母竇氏為后

齊桓禁以妾為妻

哀公以妾為夫人

娶同姓

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冀誅追廢為貴人及晋之楊氏兩為帝后其禍尤烈（見後外屬事中）親進之外又有以妃嬪進者文帝元年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即竇氏也竇生景帝古者天子諸侯皆娶失國其國以娣姪從正妃死次妃攝行內事而無有闗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葵丘之盟毋以妾為妻魯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

魏文立貴嬪
棧潛爭之
明皇立惠妃
好禮爭之

配匹
謹選之道

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之世犯葵丘之盟者多矣獨宗人釁夏能守其禮自漢文以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將立郭貴嬪為后而中郎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為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十數百年之間能守此禮者又獨二臣為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習以為常無復議之者矣嗚呼禮之失久矣誠欲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以上論謹選立之道

臣按元祐中給事中兼侍讀范祖禹言於
宣仁聖烈皇后曰臣伏奉 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

舍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國家
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
重之今
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臣謹稽之上
古參之後世為
陛下悉數而詳陳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
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
與為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
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
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昔黃帝娶於西陵之女
是為嫘祖為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
王皆黃帝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溈

配匹謹選

納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大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大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
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
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
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
盖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
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嬖女夏之興
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妺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
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
此皆聖賢所記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
者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是取法惟後漢顯
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
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是以為戒而已恭惟

配匹 謹選

本朝
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
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
本朝家法也
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
以佑 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
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
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
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
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
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

陰禮

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為漢之賢王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陰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盖深非之也臣今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頗

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切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至於鄙褻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頗

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

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
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
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
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繼
有言者遂罷陳氏
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
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
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
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且
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恊天下之望況
立
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

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爭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旣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臣謂自昔論擇后者未有若祖禹之詳備故著于篇以爲後法云

賴規 警之 益 姜后戒 宣晏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七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臣按宣王所以能復文武之業者由姜后之賢

人君之興以雞鳴爲節

配匹規警

齊公荒淫怠慢陳賢妃夙夜相戒之道

庶幾乎任姒也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雞初鳴太師奏雞鳴于陛下（太師樂官）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也（辟君啓也）關然則古之風興莫不以雞鳴爲節宣王當興衰撥亂之際顧乃早卧而晏起此姜后所以規之也宣王自是勤於政事周以復興内助之益胡可少哉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言會朝者已滿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昌盛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薨薨衆也）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臣按此詩盖思古之賢妃貞女所以警戒其君

如此也曰雞既鳴矣會朝者盈矣皆而聽之蓋蠅聲而非雞鳴也東方明矣會朝者亦盛矣審而視之蓋月出之光而非東方之明也賢妃貞女心存乎敬其在君所惟恐夙興之不時以致其君視朝之或晚故因其疑似而作焉蟲飛薨薨此將明之時也豈不欲與子卧而同夢乎顧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歸而治其家事庶幾及時而退無憎予與子也知人之情而不徇已之欲非賢且貞其能若是乎范祖禹有言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以雞鳴為夙興之節是以蟲飛薨薨則不獨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

恐及視朝之晚

欲同夢 […]

聖人順天地 觀萬物 之常

人
樊姬諫莊王之獵
衛姬不听鄭衛之乐
班婕妤辞同輦
徐惠諫太宗罷治宮室

有事而蚤無事而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斯言得之矣

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illegible]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齊衛姬者桓公夫人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漢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書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崐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沒犇有盡之農趍無窮之

配匹規警

壑圖未獲之衆喪巳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為易亂之符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臣按樊姬而下或諸侯之配或嬪御之列而能知古者賢妃貞女警戒其君之道其可尚者故附著焉宮掖之中誠得如是之人日陳規益其有補乎不然鮮不以狡媚蕩其君心者

以上論賴規警之益

嫡媵之辨

莊姜失位

春秋傳辛有（周大夫）諗周公（名黑肩）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加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

臣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故妾不以並后庶不可以加嫡臣不可以擬君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也辛有以四者併言而並后為之首故叙于此

緑衣（衛風篇名）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其一章曰緑兮衣兮緑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二章曰緑兮衣兮緑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臣按莊姜者莊公之正配也莊公惑於嬖妾而夫人失位故莊姜作此詩焉不以刺公而以傷

綠衣黄裳 尊卑失序

州吁簒立

袁盎諫 妾主同席

己忠厚之意也綠間色黄正色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專寵也正色之黄乃爲裏猶夫人見踈而微也至於綠反爲衣而在上黄反爲裳而處下則其尊卑失序又益甚矣莊姜之憂盖爲宗國而非爲己也盖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勝言者曰曷維其已曷維其亡盖雖欲忘憂而不可得也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簒立而衛爲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者其可不鑑于玆

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却愼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

○懲廢棄之

人乃妾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人彘戚姬事見後國本篇)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臣按漢制士大夫猶得出入禁中故高祖擁姬周昌見之因陳桀紂之諫夫人與后同席袁盎見之而引卻其坐以外臣而敢卻夫人之席毋乃非禮乎然其言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此當禮之言也故文帝始怒而遄喜不惟赦之又有以賞賚之盎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以上論明嫡媵之辨

詩白華大夫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申姜姓之國)又得褒姒而黜申后(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孽支庶也宗嫡子也)而王不能治周

失

幽王乃廢 似黜申后

配正 廢奪

卑貴賤之序

人為之作是詩也白華管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
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 之子謂王也 英英輕明之貌
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
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 碩人謂王 卬我也煁烓竈也
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
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 懆懆憂貌 邁邁不顧貌 鶖禿鳥 梁魚梁
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
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 扁扁卑貌
我疷兮 疷病也

臣按此詩舊說以為周人作朱熹謂申后作味其辭指熹說得之白華之為物視茅為美以白華則漚以為菅白茅則用之包束物之美惡

天步之艱不如白雲之潤

以燎煁喻嫡后之見棄

不知蹤跡之寵念王懆懆

用各有所猶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使我窮獨失所此首章之義也英英輕明之白雲降而為露管之與茅俱[illegible]其潤滮池之水其流雖微而禾稻之田蒙其灌溉今時運艱難反不如白雲之能潤王之尊大反不如滮流之能溉所以嘯歌傷懷也此二章三章之義也桑薪所以供亨爨而用之以烘煁物失其所以喻嫡后之見棄此四章之義也夫鼓鍾於宮中而其聲徹聞於外如幽王心寵褒姒而形之聲容也何以知之我念王則懆懆不能釋王視我則邁邁不相親此五章之義也鶖之與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與鶖清濁則有間

棄后親嬖妾　不如鴛鴦之好匹　妻之賤寵之者亦賤　配匹　后奪　刺幽王嬖　褒姒　寺人

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王之棄后而親嬖亦猶養鶖而棄鶴此六章之義也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幽王無良不一其德殆鴛鴦之不如此七章之義也乘石履之以登車用之卑者也嬖妾下人其用猶此今乃進彼而遠我馬使我病也此八章之義也申后雖見棄而其辭氣和平如此信乎其爲先王之澤與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三章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智也城猶國也）懿厥哲婦（哲婦謂褒姒也）爲梟爲鴟（梟鴟惡聲鳥也）婦有長舌（能多言）維厲之階（階梯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婦婦人寺寺人）

婦人主饋

男子智則能國
婦人智則覆國

褒姒滅周

臣按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職它無所成惟居中主飲食而已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不可以有非亦不可以有能惟賓祭酒食是議亦猶易之意也然則又焉用智乎夫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智則能立國婦人正位乎內爲饋祀之主有智則適以覆國故此懿美之婦而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梯也是則亂豈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惟婦人與寺人耳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此乃兼以寺人爲言蓋二者常相倚以爲奸不可不併戒也

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

幽王雖亡 宜臼立

配匹 序廖 之笑

烕之 又烕 血 音

歐陽脩曰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之者甚嫉之之辭也

臣按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也大夫史伯曰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困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戮辱也府之

配匹 廢李

廣漢女為許后

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謂無夫自孕）懼而棄之此
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王釁之
使至於為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
將使滛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酋利也腊疾也）其
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
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
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
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其後果如史伯
言王被殺而褒姒虜周東遷于洛不復振嗚
呼悲夫

漢孝宣許后父廣漢以罪輸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暴室暴練之地嗇夫其小吏也）宣帝養掖庭號曾孫與廣漢同寺

居廣漢以女與曾孫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時霍將軍光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音螘）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顯屬女醫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少夫衍之字）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挼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人有上書告諸醫

霍女為后

顯毒太子

泄許后殺
后見廢

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
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行光驚鄂默然不
應奏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為皇后
初許后從微賤登至尊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
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
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
故常竦體敬禮之皇后轝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
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矣上亦寵之顓房立三
歲光薨後一歲立許后男為太子顯怒恚不食曰
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
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
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顯遂與諸壻謀反覺后

配享

宜書霍弑后

武氏爲尼
復入後宮

廢處昭臺宮後徙雲林館乃自殺
臣按顯之敢爲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
術徒以重厚受知武帝膺末命之託其始猶有
敬忌之心及孝宣旣立功益盛權益尊平時志
操於是盡變陰妻邪謀害天下之母光知而旣
不問匿侍醫之罪又成其納女之謀漢有良史
宜書曰霍光弑皇后許氏上女爲皇后則當其
罪矣然光之爲此本以冒熾其家而不知赤族
之禍乃自是始其不可戒也夫
唐高宗皇后武氏士彠女太宗聞其美召爲才人
賜號武媚及帝晏駕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
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

為昭儀潛王后欵結

昭儀潛斃女謀害王后

韓瑗固爭廢后

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引納後宮以
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
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為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寢
與后不恊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故昭儀伺后所
薄必欵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為
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
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衾視
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
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媢今又爾邪
后無以自觧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
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不可昭儀乃誣
后與母厭勝帝挟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

李義府請廢后　帝至囚后　廢奪　剔后手足

忌褚遂良韓瑗來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側徂勢即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進昭儀爲皇后於是逐無忌遂良踵死徙寵熖赫然王后并蕭良娣廢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否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殊其戶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配匹廢奪之失

臣按武氏之傾王后也可謂極天下之憸巧既奪其位置之死地又極天下之慘虐自有載籍未之聞也始太宗命無忌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高宗懦庸惟色是殉方其見才人於太宗之側已有欲炙之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知之矣至是縱賊嬪而害嫡后不復以末命爲意由是政移房闥拱手受制而鼎祚以移原其本皆自疇昔一念始禍滛之監豈不昭灼也哉

以上論戀廢奪之失